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1929年——

布登勃洛克一家 (下)

〔德国〕托马斯·曼◎著
黄淑航 龚嫚莉◎译

〔德国〕托马斯·曼◎著

黄淑航 龚嫚莉◎译

布登勃洛克一家

(下)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登勃洛克一家: 全2册 / (德) 曼著; 黄淑航, 龚嫚莉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5.7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ISBN 978-7-5682-0463-7

I. ①布… II. ①曼… ②黄… ③龚…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近代
IV. ①I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2393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 889毫米 × 1194毫米 1/32

印 张 / 26.5

字 数 / 550千字

责任编辑 / 刘永兵

版 次 /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陈 玉

定 价 / 68.00元

责任印制 / 李志强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

1875年6月6日生于德国吕贝克，父亲是国会参议员，哥哥亨利希·曼日后也成为一位著名作家。托马斯·曼高中毕业后，在当地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当学徒工，同时在慕尼黑大学旁听课程，并在业余时间开始练习写作；1894年发表处女作《堕落》。

1901年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问世，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之后又陆续发表《特里斯坦》（1903）、《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和《魂断威尼斯》（1912）等。1924年，长篇小说《魔山》的出版更是让他闻名全球，以至于让他可以抱怨自己应该凭借《魔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布登勃洛克一家》。他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马里奥和魔术师》（1930）、《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3）、《浮士德博士》（1947）等。1929年，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Thomas Mann

1929

第七部

1

洗礼宴……布来登街正有一场盛大的洗礼宴要举办。

佩尔曼内德太太怀二胎的时候，曾无数次设想过她的孩子出生后会带来什么，如今这些东西都在眼前了。餐厅里，侍女们正忙碌着，她们要为到来的客人准备饮料——一杯杯加了奶油的、滚烫的巧克力茶。尽管忙碌，侍女们都十分小心，尽量不让杯碗因碰撞发出声音，以免搅扰了在前厅举行的仪式。盛饮品的杯子被整齐地摆放在一个贝壳形的、精致的镀金柄茶盘中。仆人安东正在切蛋糕，那是一个造型精致的大蛋糕，像安东这样的男人站在它面前都不显得高大。此时永格曼小姐正往银盘里摆放糖果和鲜花，她手上一边忙着活计，一边不忘歪过头看看四周，干起活来她的手指爱向外翘起……

过不了多久，现在正在厨房准备的这些茶点就会被送往主人的起居室和客人待的客厅了。为了这场洗礼宴，主人邀请了众多亲友。

这里提到的“亲友”范围是比较宽泛的，这是为什么呢？比如，布登勃洛克与吉斯登麦克本没什么关系，但他们分别是鄂威尔狄克家的亲戚，如此一来，布登勃洛克与吉斯登麦克也就成了亲戚。同样的延伸攀附，布登勃洛克通过吉斯登麦克家又跟摩仑多尔夫家攀上了亲。如此一来，“亲友”的范围就无比宽泛了。因此，被邀请来参加这场洗礼宴的客人人数众多，仆人们不禁担心，他们之前准备的茶点是否够用。鄂威尔狄克家也在被邀请之列，来参加这场洗礼宴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叫卡斯珀尔·鄂威尔狄克，目前担任市长之职。

鄂威尔狄克市长下了马车，拄着那根弯柄手杖，被托马斯布·登勃洛克搀扶着走进了大厅。市长的到来无疑令这场宴会显得更加隆重……而且，这的确是一场值得隆重操办的宴会。

大厅中间摆放了一张桌子，桌上铺了台布摆了鲜花，被装饰成一个祭坛。一个年轻的牧师站在桌子后面祷告，他穿着黑色的法衣，很像一个大磨盘摆在那里，雪白的硬领子一看就是刚浆洗过的，这也好像在显示穿它的人为了这次祷告是提前做了准备的。小桌前面是这场宴会的主角，他被满是花边的锦缎襁褓包裹着。抱他的那个女人个头高挑、身材丰腴，穿一身大红的衣服。那个小家伙，此时正安逸地躲在胖保姆肥嘟嘟的臂弯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他就是这个家族新一代继承人，一位“崭新”的布登勃洛克。毋庸赘言，我们都了解，这个小家伙对于这个家族意味着什么。

这一喜讯刚从布来登街传至孟街时，佩尔曼内德太太的欣喜大家是可想而知的，或许我们该用狂喜来形容她那一刻的心情。她无比激动地拥抱自己的母亲、哥哥，甚至还无法控制、小心翼翼地拥

抱了孕妇——自己的嫂嫂。其他人听到点儿消息后，也同样兴奋不已。1861年，这个小家伙随春天的脚步一起来到了人间。他也许不知道，还没出世之前，他便承载了很多人的期待和盼望；他是人们口中议论的对象，是人们翘首期待盼的宝贝；有许多的人为了他天天祈祷，天天追问家庭医生格拉包夫……如今，他终于与大家见面了，尽管他看上去与其他襁褓中的孩子没多大不同。

他的两只小手玩弄着保姆腰上的金穗子，小脑袋被包在镶着淡蓝缎带的织花软帽中，正歪躺在枕头上，毫不在意地把后脑勺对着牧师；他的一双小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大厅，好像老于世故一样，望着大厅里的亲友。他的上眼皮上生着长长的睫毛，在这对眼睛里，父亲眸子的淡蓝色和母亲眸子的棕黄色结合成一种淡淡的、随着光线变化而定的金棕色。鼻梁两旁的眼窝很深，罩着一圈青影。这就过早地给这张小面孔——虽然还很难称之为面孔——平添了一些代表性格特点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出世四周的婴儿是颇不合适的。但是上帝一定会保佑他，不使那特征成为任何不幸的征兆。母亲的相貌也是这样，而她的命运不是一直很好吗？无论如何，这条小生命是活下来了，而且是个男孩子，这正是四个星期以前使这一家人欣喜若狂的原因。

别看这个小家伙现在生机勃勃，四个星期前，却是另一种状况。那个身为参议的男人不安地在产房外等待着。格拉包夫医生从产房出来了，他长吁了一口气，握住参议的手说：“谢天谢地，母子平安，幸而没出什么事……”这个家族一直盼望见到的小生命终于诞生了，只是这个小家伙刚从妈妈的肚子出来的时候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差点就像他姑姑安冬妮的第二个孩子那样夭折了。经过这次，参议从

来不敢在脑子里想一些可怕的后果。如今，他的妻子和儿子都安然无恙，这让他觉得无比幸福。想到这，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温柔地在妻子的额头上印下一个吻。他的妻子盖尔达这时正和他的母亲并肩坐在一张椅子上，她的腿上盖着温暖的天鹅绒毯子，一双穿着漆皮鞋的脚交叠在一起。

盖尔达似乎并没有从产子的疲倦中走出，她的脸上仍旧没有血色。这苍白的脸庞在那头深红色的头发衬托下，反而显得更加白皙。此时，她正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祷告的牧师，那眼神里有一丝他人不容易觉察的讥讽，这让原本就显得神秘的双眼更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正在做祷告的是圣玛利教堂牧师安德利亚斯·普灵斯亥姆，一个年轻的总牧师。自从上一任总牧师老科灵病逝后，他便接替了这一职务。这个年轻人来自弗兰哥尼亚，那是一个天主教信徒遍地都是的地方。而偏偏就是这个年轻人一直是路德派小教會的信徒。这个年轻的总牧师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脸庞白净，脸颊上的两个颧骨高高挺立。他的表情随着祷告内容的不同而迅速转换，时而愉悦，时而痛苦，颇似演戏。为了使自己的发音准确而动人，年轻的总牧师费了一番工夫。但那些内容似乎故意与他作对，从他的嘴里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产生让人愉快的感觉。要么母音冗长沉闷，要么就短促稚嫩，而且子音总是贴着牙龈卷出来的。他歌颂着上帝，时而把音调压低，时而又故意让所有人都听到他的声音。这家的女主人为了保持仪态，故意将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情摆在脸上，以使自己心里的那股高兴劲和骄傲不那么易于为人察觉。伊瑞卡·格仑利希已经15岁了，出落成了一个少女，她的脸上有玫瑰色的光泽，像她的父亲，这青春的气息让她十分迷人。克利斯蒂安也回来了，先

前他一直在伦敦。离家在外的忙碌让他消瘦了许多，踏进家门，他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就不住地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另外不远万里赶来的，还有蒂布修斯牧师夫妇。西威尔特·蒂布修斯头发本就稀少，所以他把它们分披在了肩上，他使劲瞪着那对灰色的小眼睛，好像要将它们瞪到最大，这让看到他的人不禁担心那两颗眼珠会掉出来……克拉拉一只手扶着头，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一直患有偏头痛，恐怕此时这毛病又犯了，这让她的脸色看上去沉郁又严肃。通往二楼的楼梯口放着一只棕熊的标本，这是这对夫妇送给布登勃洛克的贵重礼品。这头熊是牧师的一个亲戚在俄国打猎时的战利品，此时，它正张着血盆大嘴，直立着身子，两只前爪托着一个放名片的盘子。

来道贺的人还有克罗格家的尤尔根，他刚刚回来省亲，现在在罗斯托克邮政局做职员。鄂威尔狄克家的姑娘，如今已经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这个可怜的人生性柔弱，为了救济她那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甚至变卖了自己家中所有的银器。而她那行踪无定的儿子亚寇伯，究竟人在何处，只有她知道。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几个本家小姐都来道贺，这个孩子的出生对于她们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整个大厅被喜悦包围，大家都向主人说着恭贺的祝福。不识趣的非非此时却说，这个孩子看上去好像并不是很结实健康，她的话很快得到了自己母亲、佛丽德莉克以及亨莉叶特的附和，虽然他们也对这个结果表示很大的遗憾，而我们那可怜的克罗蒂尔德还是那样的黝黑、瘦弱，一副皮包骨头的苦命模样。除此之外，普灵斯亥姆牧师的那些祝福以及蛋糕和巧克力茶让她很感动。不属于本家又不是亲戚的道贺的人还有弗利德利希·威廉·马尔库斯先生和

苔瑞斯卫·希布洛特两人。

此时，两位教父正认真地听取牧师向他们宣讲他们的责任。尤斯图斯·克罗格是两位教父之一，起初，布登勃洛克想请自己的朋友斯台凡·吉斯登麦克来做教父，谁承想尤斯图斯舅舅一听他的打算立马火冒三丈。对于尤斯图斯·克罗格，参议本不想请，他说：“我们还是不要给这个老头做糊涂事的机会吧，为了他那宝贝儿子，他们老两口天天吵得不可开交，他那点家底快被他的儿子挥霍光了，这烦心事让他甚至连自己的仪表都顾不上了。请他来做教父，他一定会拿一套金质器皿送给孩子做礼物，假如回礼的话，他还肯定不会要。”尽管布登勃洛克不愿意，可最终还是请他来担任教父。还好，他并没有送加厚的金质器皿，这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的愧疚感稍稍减轻了些。

另一位教父呢？他就是那位年迈的市长鄂威尔狄克博士。他一身黑色的软料子外套，系着高领子，身后的衣袋上还露出一角红色的手帕。他被邀请坐在了最舒适的椅子上，双手扶着那只曲柄的手杖。能邀请市长来担任这个孩子洗礼宴的教父，这简直是件让人无法相信的事，对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来说也是绝对的大事，是一件足以让他们骄傲的事。上帝啊，布登勃洛克和市长是怎么攀上亲戚的呢？这家人用了什么计策才办成了这件事呢？不会是生硬地把老头弄来的吧？不错，这家人的确用了一点儿计策，参议与佩尔曼内德太太一起想出的计策。原来，在格拉包夫医生告诉参议母子平安的时候，这个男人兴奋地脱口而出：“是个男孩，冬妮！——应该把市长请来当他的教父啊！”没想到参议这句被幸福冲昏了头的玩笑话竟被冬妮当真了，而且她还全力去办这事了。得知冬妮把这事当真后，参

议也仔细考虑了一番，他也开始觉得这似乎是可以试试看的事。就这样，他们请尤斯图斯舅舅出面，让他妻子——木材商鄂威尔狄克的妹妹去找自己娘家嫂子，这个女人又托她的公公各处做了打点，一切铺垫做好之后，托马斯·布登勃洛克专门为此事还到市长家请求，如此一来，请市长做孩子洗礼宴上的教父一事就板上钉钉了。

保姆稍稍把孩子的帽子往上掀开了些，牧师将手伸进面前的一个盘子，那是一个金面银底的盘子，用手在里面蘸了几滴水，轻柔又庄重地将水洒在孩子那稀疏的头发上，随后，他不紧不慢、吐字清晰地对着众人读出孩子的名字：尤斯图斯·约翰·卡斯珀尔。随后，牧师又做了祈祷，这之后亲友们便一个个走上前，对着这个被裹在襁褓中默不作声、对他们又毫无热情可言的孩子的额头留下满含祝福的吻……苔瑞斯·卫希布洛特是最后一个走上前来吻这个孩子的，她来到跟前时保姆不得不稍微曲了下腿，以便她能够到孩子的脸。塞色密呢，却在孩子脸颊上啧啧地亲了两下，似乎想表达自己心里的感激之情，边亲边嘟哝：“你真是个乖孩子。”

三分钟以后大家都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客厅和起居间里享用甜点。一直主持洗礼宴的牧师此刻也落座了，他正享用主人准备的热巧克力茶里的冷奶油。他的法衣很长，一直拖到了他的脚面上，一双大肥靴子被那长长的衣襟挡住，但它那闪闪的光泽是无法被遮住的，偶尔会透过衣襟在他人面前闪一下。与别人交谈时，这个年轻的总牧师一改其在演讲时的严肃和庄重，表情会呈现出安详平易，也正因为这些，大家才对他印象深刻。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在对众人表示：喏，不做牧师，我也可以做一个快乐平易的普通人。的确，他是无比聪明的人。在跟老参议夫人交谈时，他语调温柔，和托马斯、

盖尔达交谈时，他又会让自己看上去是个十分会处事的人，会轻松地打着手势配合自己的语言。而和佩尔曼内德太太交谈时，他会换上轻松、搞笑、亲昵的语气……有时他又好像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牧师身份，此时，他会皱起眉头拉下脸，双臂交叉放在膝盖上，将头向后仰去。他笑起来样子很怪异：总是紧咬着牙，一顿一顿地吸气。

突然，一位奇异客人的到来让仆人们哄笑起来，在走廊里掀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是格罗勃雷本来了。他的鼻子上一年四季垂着一条清鼻涕，摇摇欲坠却从没掉下来过。他在参议的粮栈工作，后来，他的东家又委派他做另外一份工作——擦皮鞋。每天清晨，他都早早来到布来登街，蹲在门道里，拿起放在门口的鞋一只只认真地擦。每逢节庆日，他会穿上节日服装，手捧鲜花，登门道贺。他会油嘴滑舌、哼哼唧唧地说几句祝福的话，此时那条清鼻涕仍旧会晃荡在他的鼻头。说完话后，人们总不忘给他几个钱以示感谢，但他好像并不是图这些才出现的。

他穿着一件参议先生赏给他的旧黑礼服，脚踏一双擦过鞋油的高筒靴子，脖子上围一条蓝色的羊毛围巾。一束颜色黯淡的玫瑰花被他那只树枝般枯瘦通红的手握着，因即将枯萎，那些花的花瓣纷纷飘落在地毯上。他那双小红眼睛滴溜溜地看着四周，满是惊奇，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好奇。他一进门就在门口站定，把花束擎在胸前，便开口讲话了，他每说一个字，老参议夫人便向他点点头，似乎是有意鼓励他继续往下讲，偶尔还接一两句话安慰他。参议却一直淡淡地看着他，不露声色。还有的人，如佩尔曼内德太太，却将手帕掩住嘴。

“各位老爷太太，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但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啊，

布登勃洛克参议老爷对我的恩情深似海，如今主人家里喜添新丁，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今天就是来向参议老爷、太太以及各位贵客道喜的，希望这个孩子健健康康、壮壮实实的。无论是从天理还是从人性方面讲，都应该是这样的。布登勃洛克参议这样百年不遇的大好人，真是千里难寻啊！像他这样的大好人，上帝也会保佑他的……”

“不错，格罗勃雷本，你说得真的太好了，借你吉言，这孩子一定会壮壮实实的。格罗勃雷本，你手里的这束玫瑰花是做什么用的呢？”

但格罗勃雷本并没把自己想说的说完，所以，他尽量提高自己的音量，想盖过参议的声音。

“上帝一定把他的这些善行都看在眼里，上帝会保佑他和他的家人的。将来有一天，我坐上了上帝的宝座，我的意思是，我早晚有一天会去见上帝，人总是要死的，无论他有钱还是没钱，这是上帝的规定，没有人能违背。有的人，或许死了之后能睡在一口被油漆刷得油光闪亮的大棺材里，有的人或许死后只能被装在一口薄棺材板里，但终究都是要被土埋了的，人从土里来终将会回到土里去……”

“行了，格罗勃雷本！今天我们家办的是洗礼宴，你竟在这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拿的这束玫瑰花……”格罗勃雷本打算结束自己的发言了。

“谢谢，格罗勃雷本！你何必要浪费钱呢？万分感谢！这样的话我很久没有听到过了，来，拿上这些钱，朋友，去痛快地放松一天吧！”参议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递给他一个泰勒。

“还有我的这一份，好心的格罗勃雷本！”老参议夫人对着他也

伸出了手，“请问，你爱救世主吗？”

“我万分崇敬他，我亲爱的太太，这是千真万确的……”格罗勃雷本接过她手里的那个泰勒，接着又顺便取走了佩尔曼内德太太手中的那一个。之后，他后退一步，对这面前的几个人深深鞠了一躬，退到门外。至于那束即将凋谢的玫瑰，除了掉在地毯上的花瓣外，他又原封不动地带了出来……

这时市长要告辞了，参议一直扶着他把他送上马车。其他客人见市长走了，知道到了该告辞的时候，因为产妇盖尔达·布登勃洛克需要静心休养。客人逐渐离去，屋里渐渐安静了，没有离开的就只有老参议夫人、冬妮、伊端卡和永格曼小姐了。

参议说：“伊达，虽然现在约翰有保姆照料，可是以后总还得有个人照看他，我跟母亲商量过了，我们几个是你带大的，等小约翰再稍稍大一点，你能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帮我们照料他吗？”

伊达欣然应允：“我当然乐意，如果参议太太也同意的话。”

盖尔达对这个安排也很满意，于是这个建议马上就被采纳了。

盖尔达显然对丈夫的这一决定十分满意，就这样，照顾约翰的人选定为伊达。

本打算告辞的佩尔曼内德太太走到门口又折返回来，她走到哥哥面前，左右各吻了一下他的面颊，对他说：“我今天感到无比幸福，汤姆，你使我又想起了咱们家的鼎盛时光！感谢上苍，我们布登勃洛克家绝没有走到无可挽回的衰败，谁若认为我们家到了穷途末路，他简直是荒谬透顶了！如今，小约翰降临我们家，我们还叫他约翰，这是件多么美妙的事情，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无限光明的新生活！”

2

就在当天晚上九点半左右，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汉堡 H. C. F. 布尔梅斯特股份公司的主人，走进了他哥哥的起居室。他一手拿着自己那顶时髦的灰帽子，一手拄着顶上有半身尼姑像的黄手杖。他看见自己的哥哥和嫂子正坐在一起看书。

克利斯蒂安开口了，语调略显急切出口却磕磕巴巴：“晚安。嗯……托马斯，我有一件急事要跟你商量……抱歉，盖尔达……很紧急，托马斯。”

两兄弟一起来到昏暗的餐厅，参议点亮了墙上的瓦斯灯，借着灯光审视着自己的弟弟。他知道，克利斯蒂安跟他说的事不会是什么好事。这整整一天，除了克利斯蒂安刚从外地回到家中时，这兄弟俩打过招呼，其余时间，参议根本没顾上跟他说句话。但这天晚上，他也曾偷偷观察过弟弟，并且发现他表情反常，严肃、慌张。奇怪的是，在普灵斯亥姆牧师祈祷的时候，托马斯甚至发现他还离开过客厅一会儿……自从克利斯蒂安为了弥补亏空，接过那预支的一万马克遗产的支票，托马斯就再没给他写过一封信。参议当时几乎是痛心疾首，对他说：“你别再胡闹下去了，你的钱都快被你败光了。我希望今后你别拖累了我，这几年你从我这里拿走的已经够多了，你在透支我们的兄弟情分，你知道吗？”他现在要干什么？他碰到什么麻烦了？

“你有什么事？”参议问。

“我快完蛋了。”克利斯蒂安垂头丧气地回答，斜着身子坐在一围围着餐桌摆放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帽子和手杖就放在自己的膝头。

“你能不能说清楚些，究竟什么让你快完蛋了，你找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参议问，他一直站在餐厅里。

“我真的到了穷途末路。”克利斯蒂安手足无措，又无比惶恐地不停摇头，那双深陷下去的小眼睛不停地左顾右顾。他刚三十三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多了。原来那头浓密的黄中带红的头发已经快脱落光了，连头皮都没法遮挡住。高高的颧骨与塌下去的面颊相比较，更显得突兀。那只瘦瘦的鹰钩大鼻子高高挺立在几乎只剩下皮的脸上。

“单单是这一点也就算了，”他一边装腔作势地把手放在自己的左半边身体处，由上往下地比画，其实他的手根本没触碰自己的身体……“这根本不是疼，确切地说是酸疼，你体会不到，我一刻不停地在忍受酸痛的折磨，却又找不到准确的位置。我在汉堡时，德罗格米勒大夫就曾经对我说，我的这半边身子的神经发育不好，不够长……你可以想象一下，我这半边身子的神经都不够尺寸！这多奇怪啊……有时我就觉得这半边身子迟早会痉挛、麻木，我非得被这病害得半身不遂了……你肯定无法想象……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安稳，有时我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我害怕地跳起来，吓出一身冷汗……入睡之前，这样的情况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不是一两次，至少也有十次之多。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我好好跟你说说……是这样的……”

“打住吧，”参议冷漠地说道，“我想你并不只是单单想对我说这些才来的吧？”

“不，托马斯，如果仅仅是这个问题也就罢了，可偏偏还有生意上的事，我的生意陷入了困境……”

“是吗，你的生意受挫了吗？”参议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甚至